



时光

老井

蒋玉丹

立夏后,正午的阳光踏着热浪照着柏油路,迎面过的风都带着阵阵热气。这时,最让我惦记的,莫过于用井水浸泡过的冰西瓜,像夏日里的一抹凉意瞬间涌上心头。

小时候,每逢夏天,母亲总爱将西瓜丢进井水中浸泡,用水桶打捞上来,切开,一家人围坐在院坝里,啃着冰爽甘甜的西瓜,那是夏日里最解暑的时刻。邻居大姨路过,母亲总会邀请她一起吃冰西瓜,聊天。不一会儿,身体的燥热,转瞬消散,浑身清爽。这时,不远处的水沟里响起“呱呱”的叫声,或许它们也不寂寞,在凑热闹。

老井的水源自大山深处,干净甘甜,可以直接饮用。不像城里的自来水,刚接出来时总是雾蒙蒙一片,要静置许久才慢慢变澄清。打开话匣子的母亲,忽然讲起外公挖井的故事。

多年前,我们大院里没有井,生活用水需到十里外的村庄去

挑。那时,外公年轻力壮,做事有魄力,在大院里很有话语权。后来,经外公提议大家都同意挖井。于是,外公和大院里的四位爷爷说干就干。但选址时,外公坚持己见,一人对抗四人,最终说服他们选了这个位置。可是,五个人挖了三天,却连一丝水迹也未曾见到,外公因此被数落得不敢说话。正当他准备放弃时,井底终于渗出湿意。从那以后,井水日复一日地汩汩涌出,几十年来默默支持着外公当年的决定,滋养着院子里三十来口人,从未缺席。

母亲说,我们这地处四川盆地,降雨量稀少,每到夏天,天气便炎热难耐。外公总是喜欢用一个盆,装满井水,放在太阳下晒,太阳下山后,直接用来接来洗澡。老井里的水是山泉水,清澈干净,洗在身上特别凉爽,很少长痱子。就这样老井一直陪着大院里的人,年复一年。

然而,那年夏天,老井的水位持续下降,井壁也渐渐泛白。眼见它就要干涸,却依旧默默地挤出最后一滴水,为整个院子续命。像极了年迈的外公,佝偻的身体,满头的银发,像打了霜。后来,外公走了。干枯的老井也像脱了一层皮,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是父亲和院里的叔叔,下井去一探究竟。那天放学回家,我看到父亲半蹲在井口,身体探入井中,似乎在和井底的叔叔交谈。不久,叔叔顺着井壁爬了上来,手里提着一个塑料桶。清理了井底的垃圾,父亲和他在井口左前方,双手合十,祈祷着。我看着他们的动作,心里暗自发笑,觉得这不过是大人们的心理安慰罢了。

几天后,天空终于降下久违的雨水,老井吸收雨露,井肚里的水也渐渐涨起来,大院里的人重新燃起希望。

再后来,我去县城工作,才发现自来水倒出来有一层白雾,需要静

置几分钟才会慢慢变澄清。我才明白母亲为何一直坚持用井水的原因。原来,井水是大自然的馈赠,是我们的生命之源。

下班回家,我买了西瓜,放在冰箱里冰镇。晚饭后,我拿刀切开西瓜,咬上一口,冰得牙痛。这时,我忽然想起,老家用井水浸泡过的冰西瓜,怀念那份甘甜清爽的味道。

于是,放假回老家,母亲特意买来西瓜,打来一桶井水,将西瓜浸泡了半小时。晚饭后,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院坝里话家常。母亲端来切好的西瓜,咬上一口,甘甜清爽,一点也不冰人,还是原来的味道,家的味道。

如今,家家户户都装上自来水管,老井似乎逐渐被遗忘,但我家仍旧喝着井里的水。井水依旧入口清凉,回味无穷,比任何一杯冰镇饮料更能抚慰人心。特别是夏天里的冰镇西瓜,只有老井里的井水,才能让有它独特的滋味。虽然外公不在了,但外公亲手挖的老井,像是一位亲人,默默守护,从未离开。

山上有棵杜梨树

高东峰

清新脱俗、漂亮干净的尾声。

杜梨,又名棠树,枝常有刺,枝条紫褐色,高可达十多米。它抗干旱,耐寒凉,果实味涩可食,同时,杜梨又是嫁接梨的主要砧木,如果要把梨树枝嫁接在杜梨树上,梨树枝是接穗,杜梨树是砧木。

不知何故,我所见到的杜梨树似乎都是形只影单孤独伫立在陕北黄土高原的某处,很少有连片成林的杜梨树呈现在眼前。而且,它那一簇簇、一串串的白中带青的花瓣是那样的朴素无华,和路边的狗尾草一样,终其一生都默默无闻。可是,依然有人赋予了杜梨花语,象征安慰及最浪漫的爱情。在不少文学作品里,都有在杜梨树下演绎主人公的爱情故事的。就像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描写的孙

少平和田晓霞,两人在黄原地区所在城市的古塔山上,一棵硕大的杜梨树下海誓山盟一样。但是,由于它又是一种极其普通的、不引人注目的树种,生长在路边、崖畔、坡洼,独自默默承受着狂风暴雨的洗礼,迎接者日月星辰的抚慰,无私接纳过路人在它的树荫下乘凉或避雨,更将酸中带甜的紫黑果实奉献给周围善良的人们……

杜梨树是平凡的,普通的,苦难的,艰涩的,少有文学家、诗人、歌唱家赞美颂扬歌唱它。通俗民歌里也没有它的一词半句,更不要说美声、民族唱法里会有它的踪影了。它天生就是自生自灭,不需要人类专心抚伺,只有甘愿奉献,无需索取任何回报。它来自大自然,奉献大自然,守护大自然,最后俯身回归大自然,回归自己脚下的宽

厚仁慈的黄土。杜梨树就像一位诗人描写的那样:

陕北常见的一种树,
孤独地长在崖畔上。
无人给它浇水、施肥,
它自顾自地生长。

秋冬,它用黑色甜蜜的果实,
招待路人和孩子。

它多像一个农民,
一生受尽了恫惶。

杜梨树又是倔强顽强的,它自小追赶着太阳往高里长,往大里长,不需要别人奉承,不需要观众围观,不需要捧场,不需要吆喝,坚定着自己的信念,为这个世界带来一树花香,送上一片绿荫,树枝摆动,花朵摇曳,小鸟歌唱,蜜蜂嗡嗡,快乐无限……

亲爱的远方朋友,您见过陕北柳畔山崖边的杜梨树吗?您观赏过洁白清秀的杜梨花吗?您俯下身子闻嗅过杜梨花那特有的芬芳清香味吗?您小时候品尝过那秋霜杀过、紫褐色、涩中带甜的杜梨果实吗?

又到四月芳菲天,满山杜梨花儿开。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和友人驱车来到了延安万花山上,不经意间遇见那棵高大茂盛、树皮皴裂的杜梨树,远远地就闻到了微风送过来的清新浓郁的杜梨花香。初春的山桃花、银翘花已经远去,清明前后的杏花和桃花也逐个先后谢幕了,就在路边紫丁香正开得花枝招展之际,土里土气的、并不惊艳世俗的杜梨花像赶趟似的也开遍了山岭、沟道、塬坡、路畔,给过了谷雨的春天集市送上一个



(上接第五版)

李塔村的避乱记忆

同治年间,陕北的乱局,对李塔村而言,并非遥远史书中的记载,而是一系列具体而微的生存抉择。当董福祥的势力在陕甘边地如火野般蔓延时,李塔这条深藏于杏子河支沟的“葫芦”,也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同治六年的消息,是沿着沟口那条小路,被惊慌的逃难者带进来的。先是说县城丢了,又说“董大帅”的人马占了西南的桥扶峪。桥扶峪,这个地名对李塔人来说并不陌生——那是出沟通往招安、通往“外面”的必经之地之一。如今,它成了“贼窝”。沟外的平川,再也不是安全的打粮、换盐的所在;沟口的天空,仿佛都带着兵戈的锈色。

于是,村前山岭上那座古老的寨子,其意义在瞬间发生了剧变。它不再只是先祖留下的、或许源于宋夏战事的模糊遗迹,而成了眼前生死攸关的凭依。全村的人力物力,被迅速动员起来。男人们扛着锄头、背着石板,沿着那条险峻的小径攀上寨子,加固每一处可能被突破的矮墙,加高那座唯一的寨门。妇女和老人则在沟里准备着一旦警报传来就必须带上的家当:有限的粮食、御寒的破毡、盛水的瓦罐。寨中那口不知何年开凿的古井,被反复清理,因为它将是围困之中最后的活命之源。这是一种基于古老生存本能的反应:当平原失守、官军无踪、深沟与高寨,便是小民唯一能握住的“城池”。

董福祥的游骑或许最终未曾踏入这条不起眼的支沟。他们的目标是县城,是驿道,是更大的堡寨。但对于李塔而言,“威胁”本身已足够塑造历史。那种“风声鹤唳”的紧张,催生了将整个村落“军事化”的集体决策。寨墙的每一寸加高,都是对外部混乱世界的一次无声宣言。石门楼上“荆树有花兄弟乐,书

田无税子孙耕”的朴素理想,在那一刻,必须用冰冷的石头来捍卫。

这场持续经年的动荡,其影响远不止于一次成功的“避贼”。它深刻地重塑了李塔村的社群记忆与空间格局。经此一役,李塔寨完成了从“古遗址”到“活遗产”的身份转换。它不再是传说,而是被一代代人亲身使用、验证过的庇护所。寨子的维护与守望,很可能从此成为沟里几条“社”或家族之间不言自明的责任。同治年间的恐惧与应对,化为了更坚固的寨墙、更明确的逃生路径以及老人对后辈“乱世该如何”的口头训诫。

当董福祥在陕北的统治随着他的归顺而烟消云散,外部世界逐渐恢复秩序时,李塔村缓缓恢复了沟内平静的农耕生活。但山岭上的寨子,已然不同。它承载了一段刚刚过去的、鲜活的集体创伤与生存智慧。它沉默地矗立在那里,提醒着后人:这片土地的安宁从未天成,每一次沟里的炊烟升起,背后都可能是一段关于守护与逃离的惊心往事。

直到多年以后,当另一种性质的队伍——红军——来到安塞,提出“武装工农”“保卫苏区”的口号时,李塔人对于“掘险自保”的理解,或许会比其他地方的百姓更为复杂和深刻。他们世代相传的经验里,既有避乱求存的谨慎,也有依靠石墙与团结方能存续的信念。而这,正是历史在一地一隅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复杂年轮。

黄土褶皱里的生存智慧

回过头来看,李塔村的历史,其实是一部浓缩的陕北乡村生存史。它偏居安塞的一条支沟之中,远离县城,也远离官道,但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未真正远离过战乱与动荡。从北宋招安寨的修筑,到明清之际的匪患频仍,再到晚清董福祥的纵横,李塔村的命运始终被拴在一条更大的历史绳索上——那条绳索,叫杏子河流域的军事地

理。安塞在军事地理上的定位,古人早有定论:“金明屏蔽,上郡扼塞。”八个字,把安塞的战略价值说得清清楚楚:它是延安的北面屏障,是扼守南北通道的险要关隘。李塔村就坐落在这样一条“扼塞”地带的腹地,虽藏于支沟深处,却从未能独善其身。董福祥攻陷安塞县城时,李塔村的百姓躲进了寨堡。这座古寨的变迁,恰好折射出李塔村历史的一个侧面:防御外敌的集体自卫。

李塔寨的修筑,遵循着陕北古寨共通的防御逻辑。在缺乏重火器的冷兵器时代,寨堡的选址往往“利用天险”,悬崖突兀、峭壁嶙峋之处是最佳选择。李塔寨三面皆是陡峭沟壁,唯东北角设寨门,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正是这种防御智慧的典型体现。寨墙外侧不种树,是为了“扫除射界”——任何接近者都将完全暴露在守军的打击之下。寨内有水井,是为应对长期围困;粮仓储备,是为支撑数月坚守。那些将千斤条石运上百米绝壁的先民,用“层叠盘道”和旱柳滚杠,在陡峭的山脊上垒起了这座守护家园的壁垒。这些不计成本的投入,是乱世中全村人倾家荡产换取的生存机会。

晚清的董福祥,是乱世枭雄,起于草莽,纵横陕甘,其势力曾威胁安塞。他的军队攻陷县城、控制桥扶峪,给李塔村带来的全是“兵过如篦”的恐惧,是躲进寨堡、点燃火把的紧张夜晓。然而,再坚固的石墙,也难抵御内部的崩塌。陕北古寨的研究者发现,许多石寨最终并非被攻破,而是崩塌于内部的饥荒与伦理撕裂。李塔寨的修筑初衷,是为了抵御外来的匪患,保卫一方平安。但在更漫长的岁月里,寨堡本身并无立场,有立场的是占据它的人。

石寨是乱世中的“应急避难所”,而非长久的“宜居地”。石材墙体蓄冷导热,住起来冬冷夏热;山巅远离耕地,每日背水上山耗费巨大体力。因此,当战火熄灭,百姓们自然选择回归沟谷的土窑洞——那里冬暖夏凉,离田地更近,更适合日常

劳作。李塔村的民居建在沟底,而寨堡孤悬山巅,正是这种“战时上山、平时下山”生存智慧的活态体现。也正因如此,李塔寨得以保存至今。它太偏僻、太陡峭,在后来的建设浪潮中被遗忘在荒野。这种彻底的“无用”,反而让它躲过了拆除与改建,成为时间的琥珀,沉默地守护着沟谷中的村庄。

从宏观的视角看,李塔村的历史轨迹,与陕北乃至整个中国北方乡村的近代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晚清以降,中央权威式微,地方社会陷入失序,土匪、民团、军阀、地主武装各踞一方,普通百姓在夹缝中求生存。李塔村的百姓守着一条沟、一座寨,几亩薄田,在杏子河的支流边一代代繁衍生息。他们见过北宋边寨的烽火,见过明代流寇的刀兵,也见过晚清董福祥的游骑。每一次动荡,都在这个村庄的记忆中刻下一道痕迹。

幸运的是,李塔村的历史底色,并不只有黑暗。新的时代带来了新的故事。那些更为人们人知的红色往事,是李塔村的另一段历史——一段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历史。站在李塔村的山梁上,看着夕阳把黄土高原染成一片金黄,脚下的古寨沉默不语。它的石墙已经风化,寨门早已不存,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诉说。它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漫长的历史中如何用石头和胆量守护自己的家园;诉说着从北宋边寨到红色革命,这条沟里发生过多少次悲欢离合;诉说着董福祥的马队曾从山外经过,而最终,安宁与和平还是降临了这片土地。

李塔村不大,它的历史也未必能写入宏大叙事。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每一条沟、每一座寨、每一块石碑,都是他们祖辈留下的记忆。这些记忆值得被记录,值得被记住。因为它是无数像李塔村这样的小村庄,才拼出了中国历史最真实、最厚重的底色。桃花年年盛开,落在古老的石寨上,也落在今日的炊烟旁。花开无声,却仿佛在诉说:一切已逝,一切又正在新生。

陕北民歌注(节选)

史小溪

一对对鸳鸯水上漂

谁要是良心咱就一辈辈好,
谁卖良心叫鸦雀雀掏。^①
你对我那好来我知道,
就是老羊疼羊羔羔!^②
……………

这首表达爱情的信天游曲子,自古以来一直在陕北北部广泛传唱。它旋律婉转,唱腔低沉,高亢变幻交加,叙事与抒情相融共进,起伏跌宕,充盈着陕北浓郁的黄土气息和高原鲜明的地域风情,沉郁悠远,热切而又苍凉。折射出陕北人直爽坦荡的性格以及对爱情的向往,是陕北传统民歌艺术宝库中有代表性的一首珍品。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改编的电视剧中反复穿插,余韵悠长,令人回味无穷的正是这首曲子。

这首信天游不同于另一类陕北民歌,如《黄河船夫曲》《赶牲灵》粗犷大气、浑厚凝重,而是精巧细腻、娓娓道来的那类信天游的典型风格。听者仿佛在宁静中品一幅陕北乡野风景画,沉浸其中,被它那些最朴素的情韵,触动人心中最柔软的东西,让你与人类的执着、真挚这些最本质的要素共鸣,情不自禁地陶醉其中,细细品味这片古老土地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和精神血脉。

这首歌地方方言叠加,采用男女对答反复咏叹的形式:“一对对鸳鸯水上漂,人家都是都说咱们两个好。”(概是,陕北话,大概,一概)“谁要是那良心咱就一辈辈好,谁没有那良心(就呀么)就拉到。”“想你那个想成泪人人,抽签算卦我还问那神。”

从中可看出追求、渴望、思恋、担忧、苍凉的旋律于斯为盛,几乎填满空间。唱出了苍凉就唱出了这支老歌的灵魂;唱出了真诚就唱出了这支老歌的情怀。这首歌完全可看做一男一女爱之情欲的心理意识流淌,展现了他们从爱慕、心理嬗变,到重归于好的心路历程。一方送去轻声的责备,一方怀揣深沉的负疚,心绪跌宕起伏,诉说着彼此群山一样真挚的感情。

好多人都问过:陕北的山光秃秃的,干旱缺水,何来鸳鸯?有的。不说4000多年前石峁城气势壮阔、四方通衢、果木飘香、鸡鸣羊咩,不说远古时轩辕黄帝氏族部落在这块水草丰美的土地生存开拓。据大量资料载:1500年前整个陕北林木茂盛,野草茫茫。但战争,屯垦,大批中原饥民流荒逃命而来,以及砍伐、拓荒、耕种……导致700年前陕北大片森林开始消失,自然环境逐渐恶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抗战、大生产运动、转战陕北的革命建设阶段,加之五十年代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时期大规模林木砍伐,以及七十年代片面发展牧业、广种薄收的粗放耕作方式,多重因素叠加,致使陕北区域生态环境快速恶化。但草野间的海子与水淖里,仍有鸳鸯、水鸭、鸿雁等水鸟顽强栖居。还有,历朝历代,尤其明清两代,不少文臣武将遭贬谪,远赴延安边关、九边榆林等地履职。他们很多祖籍是南方,时间一长,难免也就在歌词中糅杂进许多南方生态文化的意象(如鸳鸯、蓑衣),尤以榆林城的“榆林小调”最为明显。

这么多年,陕北因退耕还林生态好转,鸳鸯、天鹅、野鹿、黄羊还不是又跑来、飞来了。

这首信天游唱词共为八段。另外还有如下多种唱词:“我一天想你就七八回,你还说我是一个卖良心的鬼!(卖良心的鬼,陕北人常用的辱人口语,指不讲信义、冷酷负心的人)”“哥哥走来妹妹拉,长衫衫拽成个短褂褂。(一个要走,一个拽着不让走,把布衫都拽得撕裂开缝了。这里,‘拽’比‘拉’要生动得多。)”

“麻柴秆秆顶门风刮开,你有那心思半夜里来。(麻柴,陕北多种植胡麻,胡麻籽可榨取食用油,其秸秆在水中浸泡后可剥皮,搓成各种粗细麻绳,纳鞋底、缝补麻袋、背束东西日常所用。胡麻秆空心,脆弱易折,用胡麻秆秆顶门,徒做样子而已!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的门虚掩着,只是顶根麻柴来做样子,你夜深人静时可来……)”

“宁叫皇上的江山乱,不能叫咱二人关系断”……这首信天游陕北好多民歌手都唱得“空潭泻春,载瞻星辰”(司空图的《诗品》),尤以延安市安塞区著名女歌手王二妮和榆林市横山区的著名男歌手柳强演唱得最为一流,音韵宽广若寥寥长风,超凡脱俗。独鹤逸飞,托意遥深,影响广大,深受民众喜爱。

①这是陕北一句诅咒语,意为谁卖了良心不得好死,死了后会被曝尸荒野山沟,五脏六肺叫野鸭野雀掏空。

②陕北民歌中有许多羊羔羔吃奶比喻游子情深的生动描写。老羊是如何疼爱羊羔羔的,乡野牧民是最清楚的:暮色苍茫,在山野放牧一天的老羊归来了。小羊羔从圈里放出来了,母子相互嗅到了气息,高一声低一声相互快活地叫着扑在了一起。羊妈妈用最让小羊羔舒服的吃奶姿势单膝跪卧下来,疼爱地舔着小羊。小羊羔那般亲切地吮吸!陕北信天游有词:“羊羔羔吃奶双膝跪跪”“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

秧歌调

正月里来打过春,
庄稼家老子打庄农^①。
犁铧锅子肩上架,
手里拉的是黑犍牛。
(合)哎嗨哟呀嗨——
手里拉的是黑犍牛。
……………

这一曲“秧歌迎新春调”舒缓自由,逍遥轻松,悠然其乐,它的曲调已经成了春节前后我们所有满足、祥和、安逸、愉悦现状的背景音乐,它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欢乐旋律。

秧歌是陕北一种民间歌舞形式。秧歌曲调是信天游的一种,是由信天游派生出来的奇葩。秧歌,在陕北源远流长。在绥德挖掘的东汉古墓汉画石上,就有陕北人扭秧歌的造型。在延安以南甘泉修路时挖出的一唐古墓发现的彩石砖上,浮雕是一个年轻男子,布褂前后衣襟用布条相连,腰系彩绸,手拿“如意”(古代器物,用竹、玉、骨制成),舞姿姿态优美动人。

陕北的秧歌,除大节日或一些大型活动,多出现在正月新春。正月是庄稼人最热闹最红火的日子,闹元宵观灯,转九曲,而最欢乐的当数初二三就开始的秧歌队“转院”。转院也叫排门子,几乎每一个村子都会闹秧歌、扭秧歌。陕北秧歌有“排门子”拜年传统,就是村里和四方邻里邻村组织的自娱自乐秧歌队,伴随震撼的咚咚锣鼓声,要逐门逐户,不论穷富,不论高升还是沦落,家家户户都会秧歌队沿门贺拜年,送上美好祝福。这是陕北乡间正月闹红火流传下来的古老民俗风情。

陕北的农家小院里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周围围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主家在院角早已摆好桌子、备好碗筷,红漆盘中放着几瓶酒几碟小菜,更多的是一盆米酒一盆猪肉豆芽炒粉条。秧歌队绕着院落,套了几个圈子,扭了几个造型,等牵头把那花伞转过几转,随后一点,人群就静了下来。牵头开始咿咿呀呀唱了起来。那些牵头都是乡间有才气的能人,都会唱那些热辣辣、美滋滋、挺好听的曲子。那些曲子多是吉祥贺词,有的是古时传留下来的,特定场合有固定唱段;有的是牵头观景抒情,自己即兴编创。

新正月上,要的就是喜气吉庆!你看这户人家,只有两孔窑,院子也挤扎了一些,牵头摇晃了几下花伞,脱口就甩出一首曲子来:我给主家拜年唱新歌,你这个地方是福窝窝。两眼空,院子有点窄,跑来个金马驹正好捉。(合)哎嗨哟嗨哟——跑来个金马驹正好捉。

欢天喜地,院落祥光瑞气缭绕,红漆金门庭院。主家笑了,大家乐了。秧歌词多为四句一段,也有七八句式的。形式多样,活泼、不拘谨。曲调具有新鲜浓郁地方特色,自然、淳朴、刚健、热情、明快。跌宕起伏的艺术手法,一呼百应的活泼演唱形式,让人赏心悦目的审美感,令人回味无穷。

当年,年轻的音乐家李焕之正是在延安,亲眼看到陕北正月闹红火秧歌,感受到温馨的新春气息,特别是受到陕北春节民间娱乐活动和“秧歌调”等传统民间音乐的陶冶启示,在多年后创作了昂扬、悦耳动听的《春节序曲》。其第一乐章,以陕北大喊呐《狮子令》等经典曲牌与陕北秧歌《拜年调》巧妙组合,旋律激越,洋溢着盎然春意,将陕北群众欢度春节的丰收团圆、祥和喜庆、热闹欢腾的喜悦和追求幸福美好的梦想,演绎到了高潮。著名音乐家李焕之,祖籍福建晋江。1938年到延安,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师从冼星海学习。主要作品有大型交响乐《春节组曲》,合唱曲《社会主义好》等。

①动庄农:陕北方言,意思要开始干农活了。陕北民间俗语:惊蛰不站牛。天气暖和,农家渐渐动起(忙活)来了,农人拉牛携犁,要耕



黄土风情